



夫子循循善诱人——

启功先生的教书育人之风

崔鹤同

“夫子循循善诱人”是启功先生怀念老校长陈垣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,以此称赞老校长如何“循循善诱”地教导后学的精神和事迹。其实,这用来赞誉启功忠诚教育事业,辛勤耕耘,桃李满天下也非常恰当。

启功从1933年受聘于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开始,直到2005年逝世,从教70余年。启功在青少年时代接受过太多名师的教诲和指点,自己在从事教育工作时尽其全力加以发扬光大。

启功教书育人,处处以学生为主,爱护学生,尊重学生人格,平等地对待学生,创造良好的、和谐的课堂氛围。他最老的学生——辅仁附中和辅仁美术系的学生,年龄比他小不了几岁,他们始终以师友身份相交,学业上他们终身师事启功,生活中又相处如兄弟。他最小的学生、他带的最后一届研究生比他小70来岁,他对他们视如己出,学业上、生活上都倍加关怀体贴。不管是老学生还是年轻学生,他都一律平等对待。上课时、课堂上是师生关系,毕业后、课堂下一律是朋友,师生关系非常融洽,完全把教育事业置于宽广的爱的情怀之中。

循循善诱,是启功灵活生动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。启功教学绝不随人脚后、人云亦云,他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,教出自己的东西、自己的见解。他讲授永远是娓娓道来,一口京腔,和蔼可亲,课堂气氛永远是那么热烈、轻松而又愉快。为了更好地联系实际,开阔学生的眼界,他有时带学生走出课堂,去参观故宫,介绍它的历史及独特的建筑艺术。寒冬腊月,藏族新年之际,又带领学生去观赏雍和宫喇嘛们祭神的舞蹈,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少数民族的艺术。他讲《牡丹亭》,带学生去看昆曲《游园惊梦》;讲《红楼梦》,带学生参观故宫和那里收藏的历代书画。

1977年恢复高考,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

生,启功为第一届9名研究生教授古代诗词,讲得兴起,学生也说没听够,便主动延长课时,但校方说教室实在排不下,启功说:“这有什么难的,咱们干脆到你们宿舍讲。”就这样,“宿舍课堂”开课了,教课的青年、外系的慕名者也纷纷带着小板凳来“蹭课”,一屋子足足装了十五六个人,真可谓“亲密无间”“打成一片”了。启功旁征博引、谈笑自如,听得大家如痴如醉、其乐无穷。

因材施教。启功深知,每个人的资质、喜好、兴趣、专业积累都不一样,要想让他们成才,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,发挥他们的特长,所以他特别重视对学生,尤其是硕士生、博士生的个别辅导。他除了在校对学生适时地进行指点、引导,解决疑难之外,他的家里也成了学生的“第二课堂”。他家中一到晚上就高朋满座,但只要学生事先预约好前来请益,启功一定放下其他造访者,优先接待,然后朝先来的社会名流一拱手:“对不起,老兄,我的学生来了,我要上课。”对专门约好的学生,他会耐心地答疑解惑,而且还告诉他们回去以后还可以看哪些书。有些学生没有预约,他也很欢迎,会因势利导,和他谈些学术问题,讲自己在搞什么研究,写什么文章,需要查什么资料,有时也会让学生帮忙到图书馆查些资料,告诉他这些资料的重要性。有时他也会拿出自己的诗集稿本,讲他如何修改,为什么这样改。这样,“旁敲侧击”“曲径通幽”,使学生懂得自己该怎么做学问,怎么作诗写文章,获益多多,比上课还“过瘾”。

启功重视个别辅导,还体现在竭尽全力帮助学生解决治学中出现的难题上。他的博士生谢思炜要做白居易研究,但有些文献只保存在日本,查找起来十分困难。启功就积极主动地利用他在日本的人脉关系帮他查找,复印有关

资料,解决了谢博士靠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。朱玉麟博士在撰写博士论文《〈张说集〉版本研究》时,查找民国时著名学者傅增湘曾校勘过一种《张说集》全帙影印宋抄本,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。于是,启功就主动帮他联系傅增湘的后代傅嘉年先生,请他协助指导。在启功无微不至、尽心尽力的指导和帮助下,朱玉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,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。于翠玲博士要做朱彝尊研究,启功曾为朱彝尊家书做过跋,但家书收藏在唐长孺先生手中,启功便积极与唐长孺之子唐刚卯联系。当时,启功正患病住院,于翠玲怕影响老师身体,一再说:“不急,不急。”启功反过来却说:“你不急,我急。”拳拳之心可见一斑。

启功对学生充满了爱心,他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会慷慨地对学生伸出一只托举的臂膀。启功的嫡传弟子、启功第一批研究生、原北师大文学院教授赵仁珪,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,当时没有住房,只好暂住在研究生宿舍中,每月要扣30元工资。当时他工资不过50多元,还要养孩子,生活难以维持。一天启功独自来到赵仁珪的住处,对他说:“你的困难我听了,千万要保重身体啊。”又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,说:“学校的规定,我们不好违背,你先用这些钱应付扣款。事情总会解决的。”那时,启功已近古稀之年,听着他真诚的话语,看着他离去的微胖的身影,不太灵活的步履,赵仁珪鼻子一酸,眼泪夺眶而出。

1997年,北师大建校95周年之际,校方为激励广大师生,为更明确办学方针,决定公开征集校训,最终选定了启功所拟的“学为人师,行为世范”八个字。

这八个字,恰恰也是启功老师一生的光辉写照。

大家风采

曾正伟

夜晚的山梁



夏末秋初,往往是家乡最热的季节。儿时的记忆中,每当夜幕降临之际,乡亲们都会自发地集聚到附近的山梁上乘凉。因为山上地势开阔,常年有风。席地而坐,既不用摇扇,也不用驱赶蚊蝇,就能享受清风带来的凉爽和惬意。

山梁是男人们高谈阔论的地方。高大爷被抓过壮丁,他的故事一筐接一筐;李大爷上过朝鲜战场,他的故事比电影还精彩。最有趣的是宋大爷,他去西安看了一回外孙,回来后就给我们大讲“朱元璋的兵马‘桶’”,惹得大家捧腹大笑,他却不明就里。印象中,二叔的《岳飞传》讲得最精彩,他几乎能把刘兰芳的评书一字不差地背下来。还有村支书,每当国内外发生大事,他都会来这里“发布新闻”……

山梁也是女人们唠嗑的场所。她们三个一簇,五个一团,你拿着麻团,她拿着拔圪儿,一边搓着麻绳,一边唠着嗑。村上的事儿,无论是婚丧嫁娶,还是家

长里短,都要经过女人们的评头论足。这个说,李家的三媳妇好像怀孕了;那个讲,张家的二小子听说要结婚了。一旦谁家有了什么难事儿,这里就成为集思广益的最佳场所。不几天,难事儿总会迎刃而解。

山梁还是孩子们的乐园。那棵大柳树,便是孩子们的最爱。因为它是空心的,可以用来捉迷藏。可时间一长,孩子们就觉得索然无味了。一次,大人们组成一道人墙,把几个孩子围起来,让我和几个小伙伴来找。由于冲不进人墙,我就坐地蹭腿大哭起来,直到人墙留出一道豁口,我才肯罢休……

至于怀中的孩子,则是大人们“疯抢”的香饽饽。你抱一会儿,我抱一会儿,轮都轮不过来。有些性格内向的孩子,常常被大人抱到这里来“见世面”。只要见的人多,孩子自然就不认生了。因为热闹,孩子要比平时睡得晚一些。即便这样,每当散场时,怀中的小孩子往往都已进入了梦乡。

由于日积月累,这里的黄土早已被人们踩成了“骨头”。坐在地上,根本就蹭不下土来。那时,村里还没有电灯,月亮是唯一的照明“设备”。如水的月光,仿佛经过山梁的反光后再吐出来,映衬着人们的欢声笑语。一跺脚,山梁“嘭嘭”直响,仿佛在和人们对话……

几十年间,山梁上的人们来了又去,去了又来,一拨接一拨,一茬又一茬地更替着。日复一日,山梁被太阳晒透了;年复一年,人们被日子熬老了。那一个个有趣的话题,仿佛织成了一张打捞岁月的网,打捞月色,打捞欢笑,打捞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如今回想起来,仍让人回味无穷,永生难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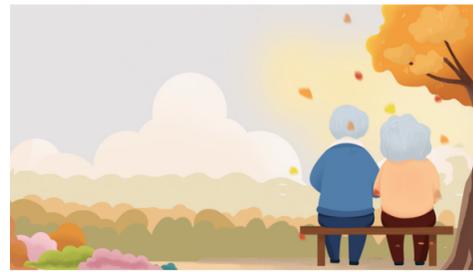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父母16岁订婚,那时父亲是风华正茂的高中生,母亲大字不识一个。为此,父母22岁那年结婚,父亲一百个不愿意。父母的婚后生活“轰轰烈烈”:从我记事开始,他们几乎每天必吵,有时还动过手。在母亲喋喋不休的哭诉中,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能挣钱养家的暴君,我不喜欢他。我一直认为母亲是持家的好手,但同时也是婚姻的失败者,她和父亲之间是没有爱情可言的。

母亲一直说等我们成人后就和父亲离婚,可是直到我们家生子了,两人谁也没离开谁。

他们还是逢事必吵,只是不再动手。作为家中的女儿,我和大姐经常会接到母亲数落父亲种种不是的电话,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母亲接到家里住几

王贤芳

父母吵吵闹闹的爱情



天,劝慰一下。可是母亲住不了几天铁定嚷着回去,说是怕家里的鸡鸭猫狗饿死。其实我们知道,母亲是担心不会做饭的父亲饿肚子。

每次回家,父亲也会和我们告状,说母亲这事做得糊涂、那事办得不对,我们都只是“嗯啊”地应付着。一旁的母亲就会生气地据理力争,一场拉锯战又拉开序幕。每当这时,我们就会转移话题:“娘,你啥时候又买新衣服了?”这时候母亲就会停下来:“哼,每次吵完架,你爹这老东西就买点东西讨好我!”我和姐姐就笑,架也吵不起来了。

2012年正月,父亲查出胃癌晚期,做了手术。术后母亲给父亲陪床期间,被父亲大呼小骂骂过好多次。父亲出院后留在大哥家,母亲则回老家照顾奶奶。这期间父亲会时不时打听母亲在老家的情况,也会念叨母亲做的饭菜好吃。

那年七月,父亲病危,母亲从老家匆匆赶来。母亲望着昏迷的父亲直掉眼泪。父亲醒过来,还是老样子,见到母亲就骂。

初四那天,一直昏迷的父亲突然醒来。一看到坐在身边的母亲,又用尽

全力大吼:“你走……”母亲哭了:“这么多年我伺候你,风来雨去的,临了净赚些不是!我这就走,再也不来讨你厌了!”母亲说完狠话掩面而去,父亲沉默了。

晚上,父亲异常清醒,他让我坐到他面前。他说话吃力,却说了很多。他说他知道我们从小就对他有看法;他说母亲人善良、勤快、孝敬老人,但有时候不明事理,所以两人才吵架;他说他和母亲一辈子吵吵闹闹,其实谁也离不了谁。他还说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,所以才和母亲吵,才赶走她,目的就是让母亲恨他、忘了他,这样他走了之后母亲就不会因为想他而憔悴孤独了……那一晚,我哭了很久,父亲也落泪了。

送走父亲,我把他临终前的话告诉母亲,想让她放弃对父亲的恨。母亲淡然一笑:“他以为就他聪明!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把戏,所以我就陪着演下去,这样他才会走得安心。你们放心,我会好好活着,不让你爹在那世牵挂我。”

原来夫妻之间爱的方式有很多种,父母亲的吵吵闹闹和最终的“被忘记”也是其中一种。



100米的释怀

张培胜

我家院子后面一条小路,宽2米、长100米左右,直直地伸向院后的小山脚下。小路两边长满茂密的树木,走在小路中间,听树发出的细细私语,忧伤的心情便离开了,一种新奇的感觉涌上心头。这样的感觉体会最深的不是我,是我的父亲。

父亲的脾气小,对人总是和颜悦色的,对事总是想得开,不爱生气,即使生气,父亲也总是一个人闷着,等不上一天,父亲便恢复了常态。村里的人都说父亲脾气好,可是,母亲的脾气就差多了,母亲是个急性子,什么事碰到一点问题,总爱发脾气。父亲在母亲面前,那简直就是老鼠和猫的关系。母亲常对父亲生气,数落父亲这样不对,那样没做好,总之,在母亲眼里,父亲错的多,对的少。每当吵架时,家里吵不起来,因为父亲不会吵,也不会顶嘴,凭母亲一个人在那里说在那里吵,说累了,吵累了,硝烟便停止了。父亲只是埋头做家务,一言不发。有时,母亲见父亲这个样子,说,你还是说几句呀,反驳一下我的指责呀。父亲抬起头笑笑,好半天才说,我说不

过你,吵不过你,况且说赢了吵赢了,也没人给我发个奖。一席话说得母亲苦笑不得,有时母亲吵得太厉害了,父亲无法忍受了,只好出走。母亲专心致志地吵,突然发现父亲不见踪影,又气又恼,不过,母亲知道父亲的脾气,他不会走太远,就是院子后的小路上。

母亲说得没错,父亲心情坏到极点,便在这100米小路上走,父亲走得很慢,有时背着两只手,有时扯下路过的一棵小草,拿在手里捏来撵去,有时还在嘴里咬咬,然后,又在手里撕扯,若无其事的样子,不过,父亲的思想并不平静,可以说是狂风暴雨般的猛烈。100米的小路,父亲在想问题,想自己的错,想母亲的对。他总想找到出口,让自己的心情得到平静,日子才能好好过下去。父亲觉得自己是有错,母亲喜欢吵,吵才能把心中的不满情绪释放,父亲理解母亲。就是这条小路,父亲想很多问题,想母亲的好,想这个家庭还要过日子,不能和母亲对吵,在100米的小路上,心里的闷气慢慢的融解,走到末端,往往释怀了,于

是,父亲大步流星般,扬起头回家了。

开始,母亲不知道父亲有这个爱好,后来,发现父亲是这样的人,也任其发挥了。母亲有时心软下来,会心疼父亲的无奈。有时候,母亲吵父亲时,父亲悄然离开,母亲就跟在后面,静静地看父亲的背景,父亲在100米的尽头折返时,母亲才悄悄回头。有一天,我问父亲,100米的距离,真的能让你的心情释怀吗?父亲笑着说,可以吧,100米,按我的慢速度,要走上二十多分钟,这个时候,本来想生气的我,想到自己的错,想到只有100米的距离,再不想通,路的末端是小山,上山的路难走,上了山也不好意思停下来,于是,我的心情便在慢慢的行进中,思绪被海浪般的想法轻轻地拂轻轻地抚,渐渐地,心情释怀了,就不再生气了。

时光从父亲的脚下滑过,三十多年过去了。父亲的白发多于黑发,身板不再硬朗,经常小病在身,母亲心疼,不再吵了,可是,母亲的本性难改,想吵架的冲动还时时出现,于是,那条小路上出现母亲的身

影,父亲开始不知道母亲会为什么喜欢走那条路,有一次,见母亲刚拉开嗓门想大吵,突然,母亲降低声调,堆上笑容,趁父亲不在意时,走在院子后面的小路上,母亲在学父亲,想走在这条小路上,听听树发出的声音也好,理理思绪,融解一下冲动的情绪,有父亲的先例,母亲果然奏效,母亲走到100米的末端,果然,气消了,如父亲当年那样,大步流星般往回走,站在窗台上的父亲见此情景,总是在笑,笑母亲的可爱,笑母亲的理性。

父母亲说,100米虽短,可是,时间掌握在自己心中,想对方的好,想自己的错,慢慢地回味,小路的末端是山路,可能不上山呀,日子还得继续,自然就不会生气了。是的,100米的小路,释怀了父母亲的生气,宽容了对方的,升华彼此的关爱,我还真的好好去膜拜一下这条小路,转眼一下,不对呀,是父母内心驻着对方,走着走着,100米的小路便释怀了,因为100米的开端是山路,人生的山路不好走,只能释怀才可继续前行。